

万家灯火

留守人

□ 杨志艳

站在初冬的当口，树枝上摇摇欲坠的红与黄犹如大自然天生的颜料，把萧瑟寂寥的大地渲染得热烈而又浪漫，绿色早已悄然褪却，化成记忆烙在了每个人的心底，就连池塘也是一副冷峻的模样，尽显“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的不屈与倔强。

行进在偏远的鄂西北山村，集镇被行驶的车辆抛在身后，最终越来越模糊，成了视线里的一小点儿，直至消散不见。随着海拔越来越高，道路沿途的庄户人家越来越稀少。突然，车辆拐过一道弯，眼前的一盏盏小红灯笼瞬间吸引了我的目光。但见那棵高大的树清瘦明晰，树枝虬曲苍劲，嶙峋风韵，爬满了岁月的褶皱。尽管树皮粗糙难看，但却长满了硕大的磨盘柿子，很难看出它的红形居然是由夏天的青疙瘩蜕变而来，我不知道这种红是单纯地为了吸引鸟雀和人类，还是为了点亮天边的晚霞，反正它就像一团团小火球在燃烧，驱走了初冬的寒意。

由远及近，停车后发现树下端坐着一位抽旱烟的老人，干枯的烟丝被摁在烟锅里，随着老人有滋有味的吧嗒，烟火忽明忽暗地闪烁，烟圈儿从他的鼻孔里神奇地

冒了出来，悠悠地飘向上空。见有陌生人前来，老人微微一笑，指着身旁的空凳子让我与友人歇一脚，友人跃跃欲试，想要上树摘柿子，他说现在市面上的柿子又脆又甜，好久没有品尝这种老品种柿子了，最怀念这种柿子里面弹软的“小舌头”，嚼起来很好玩，比当下小孩子爱吃的QQ糖还要滑溜。

听着友人眉飞色舞地描述，老人很淡定地找来了一根长长的竹竿，友人接过这竿，很娴熟地在它顶端的分叉处夹了一个小石块，然后360度旋转，使劲地拧着高处的柿子枝，不一会儿，一个红得如赤霞珠般的柿子被他收入囊中。饱经风霜的老人冲着友人笑笑，一边抽烟一边跟我闲聊。他指着柿子树不远的坟头，跟我说他的老伴已经在那儿长眠了，等他作古了以后就去陪她，我想这大概是他不愿意离开此地最重要的原因。

友人继续采柿子，老人夸奖着他的老伴，说她以前特别能干，能把青色的柿子泡在酸辣椒坛子里，待半个月后取出来，这些青疙瘩吃起来一点儿也不涩，去皮之后酸辣爽口，特别是干农活回来，一口气能吃上好几个，比水蓼枝叶加水泡柿子美

味了许多。老人沉浸在过去的回味里，作为一位倾听者，我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也算是无声附和。友人已经摘了七八个硕大的柿子，随即询问价格，老人淡淡地瞥了一眼，说是山里的出产之物，也不是啥稀罕宝贝，拒绝收钱，言下之意就是来者是客，想摘多少摘多少。友人有些好奇，问这些年山里的常住人口越来越少，都在往城里搬，为何老人还执意留守？老人说：“儿女都进城了，可我在这个地方待习惯了，哪儿也不想去。平时我只种点小菜，米和油等日用品皆由孩子们送来。”大概是跟泥土打了一辈子交道，不愿进城过日子，儿女按照老人的意愿办事，毕竟置身乡野连吹来的风都是自由舒暢的，不必强行尽孝，于是成全了老人的眷恋。

“秋去冬来万物休，唯有柿树挂灯笼。”柿子在枝头缓缓摇曳，像是在对着我们点头问好。此时老人对着风中的柿子喃喃自语：“她若在的话，早就把这满树的果子摘掉一大半制成柿饼了，以前孩子们最喜欢在冬天用火钳夹着带霜的柿饼放在火上烤热，哪会像现在这样任由喜鹊啄食。”话音刚落，只听“啪”的一声，一个通红的柿子从高大的树梢上滚

落了下来。机灵的喜鹊自知闯了祸，梳理一下花衣裳之后便溜之大吉。世人都知道它有点儿馋嘴，还偏爱摇头摆尾地叫唤，但这并不影响人类喜欢它。“喜鹊叫喳喳，好事到我家”，喜鹊欢叫意寓报喜道贺，自然倍受人类欢迎。我只是一位路人，对于老人陷入的缅怀追忆似懂非懂。听着他的话，脑海里瞬间忆起小时候用稻草编柿子的情形，每隔几天不是去捏捏这个，就是去摸摸那个，如若软了，那必定喜滋滋地掏出来过过瘾。临别我与友人默契地放了几个柿子在窗台，悄悄地在柿子底部放了几张纸币。如若它们在时光的酝酿中透红发亮，碰巧与饿了的老人相遇，他在拿起柿子时会不会有双倍的惊喜？我不得而知。

暮色逐渐笼罩大地，车内的我摊开手掌，一柿在握，瞧它中间凹进去一圈的模样，简直太像叠在一起的磨盘了。车子缓缓开出了那片寂寥的村庄，映入我眼帘的依旧是城市里的流光溢彩、华灯初上、车水马龙。此去经年后，或许我还会遗忘“寒色孤村暮，悲风四野闻”里的老柿树下，曾经坐着一位老人用余生守望望着这片熟悉的村庄。

魅力家乡

资阳市博物馆是“成渝故道风景线”上，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新地标，它展示了3.5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资阳人”传奇式的片影珠光，以及7万年前，处于人类扩展时期全要素、全息化的资阳深溪河考古遗址的初步成果，为进一步了解和探索秦汉时期古资阳“置县特早，交通特畅，商旅特兴，人文特盛”的历史轨迹与文化线索，将起到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你可以在资阳市博物馆内，看到资阳(古资中)迟于秦始皇十一年，即公元前236年置县的铁证：湖南龙山县里耶博物馆编号为8-266至16-1061记载：“资中令史陽里工钁伐闾……可直司空曹”等九枚秦简的历史。它以无可辩驳的史料证明：川大历史学家任乃强、任建新《四川州县建置沿革图说》关于资阳置县秦时的推断和预见，无疑是客观和准确的：“《杨图》只定秦有武阳、樊道，而无江阳、南安、资中与符。然秦灭丹犁，不能无南安县。莽弘资中人，入仕于周，则资中(今资阳县)开化较早，在秦不当无县。”

你还可以在此感受到资阳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汉代第一铜车马“键骨雄强，三足站立，昂首左傲，跃跃欲飞”的优美姿态。它表明：成渝故道(东大路)上的资阳，至秦汉起，就是“铜车轮毂飞转，往来交通特畅”的古蜀繁荣之地。

你还可以在这里观赏到蜀地三大辞赋家之一的王褒《僮约》赋中，所描绘的西汉时期“蜀郡经济圈”：庄园经济，陂塘经济(立体种植)，特别发达；武阳卖茶，烹茶尽具，商旅特兴的资阳人生产、生活的壮阔画卷。你还能在此感受到资阳厚重的人文精神，东周莽弘，孔子之师；西汉王褒，乐赋鼻祖；东汉董钧，博士司徒；以及近代陈毅、谢无量、邵子南、饶国华等名人享誉八方。

这些都将成为市委、市政府依托四川首个独立类美术本科院校和首条跨市域轨道交通资阳线开通运营，倾力打造“天府艺谷”“城市之脊”等文化IP，提供丰富的人文线索和厚重的历史资源，并逐步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溯源巴蜀文化，感悟深度旅游”的绝佳“寻根打卡地”。

温馨天地

我与爸妈的“纸条时代”

□ 马俊

忘了那时我上小学几年级，因为在语文课上学了写留言条，我便想着如何学以致用。

我爸妈每天下地干活，中午经常过了饭点才回家。我做好饭先吃，他们干完活回家再吃。一次我吃过饭后，忽然想，何不给爸妈写个留言条？我从作业本上撕下一张纸，上面写上“留言条”三个大字，然后开始写：“爸妈，我吃完饭了。饭菜热在大铁锅里，烙饼还有炒土豆，你们回来吃好了。我去找红艳玩了！”

写完留言条，我出去玩了半天，回家后看到留言条上有我爸妈的“回复”：“妞儿，玩够了吗？我和你爸下午还要下地，晚饭还得你做。你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想不出来就做红薯粥好了。今天的天气真好，不冷不热。天上的云彩也好看，一朵一朵的，像花一样。我和你爸去种菜，他说应该让你到田里来看看……”后面她还跟我说了一大堆话。我妈当过中学的代课教师，当时教的是语文，她本身也是个喜欢表达的人，经常写日记，有段时间还构思过小说，但只开了头就没下文了。我的留言条，让我妈找到了“用武之地”。

那次以后，我和我妈就经常“纸上交流”了。后来我干脆把“留言条”三个字省略掉，直接在纸上写内容。我和我妈言来语去，交流得特别开心。通过纸条交流，我的字写得越来越好。我遇到不会写的字就去查字典，认识的字也越来越多。我妈呢，故意通过纸条写些文绉绉的话，显示她是个“文化人儿”。大概我的文学启蒙老师就是我妈，她也让我学着用有味的语言表达。她认为，凡是写到纸上的话，应该被美化一些。即使是写纸条，也要书面化。

后来，我爸也加入了我们的“纸条留言”。秋收之后，田里没什么活儿了，我爸就跟着建筑队去城里上班。每天早晨，我还在睡梦中，他就去上班了。晚上我都睡着了，他才回来，我跟他经常连面也见不着。有一天晚上，我临睡前给我爸写了一张纸条：“爸，明天你去上班，给我买一块橡皮回来吧。我想要那种带香味儿的，那种橡皮只有城里才有卖的。”早晨我睡醒了，我爸早上班去了，我的纸条上有他的回复：“好！我给你买两块，一块拿到学校用，一块放在家里备用。你不是喜欢有小红帽图案的铅笔盒吗？我开了工资就给你买……”我看着爸爸的留言，兴奋得蹦了起来。

那段时间，我写纸条有点“上瘾”。其实很多时候，我与爸妈不需要写纸条，但我千方百计创造写纸条的机会。比如，我做好饭故意出去玩，留下纸条给爸妈交代一下，等他们出门了我再回家。我妈说，我天天跟他们捉迷藏。跟爸妈玩“纸条游戏”特别有趣。

那个年代，没有电话和网络，但家人之间有很多温情的联系方式。我和爸妈的纸条时代，如今想起来都觉得无比温馨。社会飞速发展，前几年我爸妈也用上了智能手机。他们都学会了用微信，我发了朋友圈，他们每次都要点赞。说来有意思，我跟他们用微信交流的时候，极少用语音，一般都是用文字交流。爸妈跟我也很有默契，他们也喜欢文字交流。文字交流方式，让我们感到熟悉、温暖和幸福，仿佛又回到了曾经的“纸条时代”。



峨眉山初雪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 摄

人间映像

大雁之舞

□ 何愿斌

多年前的冬天，有位乡下亲戚来访，他丢给我一只蛇皮袋子，说里面是大雁，让我们尝一尝美味。那些年，乡下允许养雁的。我以为这是腌制好的腊味，于是随手放进了储藏室。

一周之后，快到腊月了。我忽然想起“山珍”来，于是赶紧去储藏室取袋子，准备再晾晒一下。开门后，我听见储藏室里传来奇怪的响声，吓了一跳。搜寻后，发现是从蛇皮袋里传出的。袋子上用烟头烫了几个小孔，透过孔隙，我看见一团灰白的羽毛。原来，亲戚送来的是一只活着的大雁，它不吃不喝一周了，居然还能在大白天里酣然入睡！

我将大雁带到楼上厨房，打开袋子一角。本来担心久困的大雁会挣扎着冲出来，可是，它并没有特别的动静。新声消

失后，从小小的袋口，探出大雁的头和脖子。雁头和鹅头非常相似，大雁冷静地侧着脑袋向我审视，它的眼睛像透明幽深的湖水，没有惊恐，没有愤怒。但是，充满了疑惑，仿佛在询问：你是谁？我为什么会在这里？这是什么地方？

我顿时愣住了，不知道做什么好，我本来是准备吃它的。现在该怎么办呢？我忙乱地开了一瓶白酒，开始给大雁灌酒，这是利于动物脱毛的举措。大雁起先配合地品了两口，然后连忙甩起脑袋，将酒吐出来。我掰开雁嘴，强行灌酒。折腾了一会，我突然放弃了，因为我看见，那双信任透明的眼睛里，似乎泛起痛楚的泪花。

我将口袋重新扎起来，我不知道自己该怎样宰杀一只活着的大雁。很快，我又

听见新声，它睡得那么安详，那么释然，好像依然身处在白云的梦境里。

午休后，我让女儿看一看大雁的模样，她用小手不停抚摸大雁的脖颈。它的脖颈真直啊，像我喜欢的好莱坞明星奥黛丽·赫本，高贵，脱俗。大雁也是“落入人间的天使”吧？它为什么不挣扎？是明知自己的困境，还是爱惜自己的羽毛？即便落单了，它也能这样淡然处之，不鸣不叫。

“你是要吃雁肉，还是放了它？”“放了它吧！”女儿的回答让我欣慰。面对一只手无寸铁的大雁，我无能为力。我意识到：我不可能残杀一只活着的大雁。这个午后，我和大雁一样释然了，我的心头充满愉悦。大雁并不明了这些，它的炯炯如烛的目光里，唯有高高的雪山，蓝蓝的天空，

澄澈的湖水。一只孤雁眼睛里的教诲，我终于读懂了。大雁就是一本天地大书，无须文字。

冬天的旷野飘洒起飞雪，脚踏泥泞的湿地堤埂，我希望走得更远一些，远离人烟。在一片芦苇簇拥的湖畔，我蹲下身子，打开口袋。大雁看见水，奋不顾身地向水面冲刺，脚步踉跄，脖颈笔直，翅膀坚定。它终于到达湖心，绕湖转了一圈，展开翅膀，凌波起舞。我和女儿鼓起掌来，这是飞禽之舞，也是天使之舞。我激动地将每一个舞姿拍摄下来，我听懂了一只大雁的心声。

天空地阔，雪花茫茫，我牵着女儿走在细如一线的圩堤上，心间一片光明。一个纯洁的隆冬降临了，我愿这只大雁早日腾飞，回归温暖的方阵。

诗意绿洲

冬天的村庄

□ 吴春萍

六角的花瓣
一片连着一片
不断在天空忙忙碌碌
重重叠叠铺棉被哟
风打着喷嚏踉跄转身
一朵重心不稳的乌云

突然一个翘起
后空翻连着前空翻
不知在哪儿触碰了
冬神的制冷开关
晶莹剔透的白衣仙子
呵着一口白腾腾凉气

飞舞飘落来到几间
水滴凝珠成玉坠
悄然悬在枯树耳畔
冰凌垂帘成项链
轻轻挂满茅屋胸前
冬天的村庄呀

银装素裹里
一枝红梅出墙来
那一抹探头探脑的鲜艳
可是冬去春将回的脸